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一种关注

# 它的品牌注定在极端喜欢与极端厌恶的两极之间分化

## ——评美国影片《王牌特工2：黄金圈》

杜庆春

第一部《王牌特工》出现时，我眼睛一亮，因为新鲜，影片的各种设定和视听呈现的风格迅速和“007”、《碟中谍》等系列拉开距离，这是一种更为青春派的谍战动作片。

于是我怀着极大的期待去看了《王牌特工2：黄金圈》。这部电影采用了经典的三幕剧结构，开场不出所料是惊艳的，可是第二幕就让人大跌眼镜。这个剧本在展开的过程中，被违背戏剧逻辑的使命拖累，或者说，因为过度依赖第一集的口碑反受其累。好在影片跌跌撞撞进入第三幕，在《王牌特工》自成体系的逻辑里走完了全场，这是一部炫酷、炫技的电影，它的口碑注定在极端喜欢和极端厌恶的两极之间分化。

《王牌特工》是从漫画来的。漫画改电影，做青少年生意，从一个可以迭代的电影品牌扩展到时尚王国，就像从前“007”那套“生意经”——是这部电影投资人的“梦想计划”。《王牌特工2》的“软广告”从服装业跨界到威士忌，很显然，这个电影持续开发的目标之一是要打造一个能覆盖现代人消费生活的“王牌特工”（即片名 kingsman）品牌。

商业资本伦理是这部戏的灵魂，这种商业伦理可以概述成：“我代言着一种气质，引领一种精神，然后不断盈利，以我杰出的商业思维就该征服全球。”听起来和接连两部影片里的反派思路如出一辙，这也是最“奇妙”的地方。在“007”和《碟中谍》里，国际关系是叙事成立的大背景，而在《王牌特工》系列里，这个背景被跨国资本代替了。《王牌特工2》的核心矛盾，或者说，区分正方和反方立场的基础只是产品而已：反方的产品是害人的，而正方的产品代表了一种“精致的时尚”。所以，这部电影成为以谍战的思路讨论“生意经”之间的伦理。

在《王牌特工2》中，第二幕几乎是一次车祸现场。当然，这里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前情：拍第一部时，编剧图一时之快把科林·费斯扮演的师傅给干掉了，可是观众太喜欢这个角色和扮演他的演员，于是到了第二部里，不得不借着无厘头的剧情让这位大叔复活。复活这条线索成为“kingsman”精神的再次强化，唤醒记忆、身份和使命，最终这种复活是一命换一命的，某种程度上是放弃造就的结果。回乡之路，是回归身份之路，也是牺牲之路。因为这条线索，前后两部《王牌特工》的各种潮流迭代找到一个落实的基础，在这场青春酷炫的派对里，指向昔日荣光的“骑士团”精神和绅士派头的霸气时尚成了 kingsman 的一种信念。

即便如此，这部电影仍然是不错的观赏对象。在谍战动作类型片的维度里横向比较，《王牌特工2》的打斗场面戏堪称“史上最帅”。影片开场即打，小高潮要打，大高潮也是打出来的，密集的动作场面却不让人产生视觉疲劳，因为动作设计和场面调度中都有新意，电影把动漫原作中的“定格姿势”转化成丰富的视听段落。无论是伦敦西南“王牌特工”的裁缝店，还是肯塔基州“美国表哥”的酒业基地，或是女魔头在柬埔寨森林再造

正在我国上映的《王牌特工2：黄金圈》和《天才枪手》，分别来自美国和泰国。它们题材不同，却殊途同归地在类型片领域探索商业电影的新的可能。《王牌特工2》以谍战思路讨论“生意经”的伦理，《天才枪手》将动作片元素融入青春片。这样的探索并非完美，其最大价值，在于让人看到电影这门自带商业属性的艺术样式，面对时代审美的更迭，如何进行自我更新。

——编者



《王牌特工2：黄金圈》的开场，不出所料是惊艳的。可是第二幕就让人大跌眼镜。



《天才枪手》的创作者另辟蹊径，将静态沉闷的考试，转化为一种带有强烈紧张感与刺激感的动态事件，制造出高度惊险的动作场面。

的“1950年代美国小镇”，影片中的这些视觉概念设计和行云流水的动作戏构成了最具观赏性的部分。

《王牌特工2》结束于一句直白的续集预告：“这不是结束，也不是将要掀开的终章。这还只是开始，

是序幕的完结。”如果这个电影品牌在后续创作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有效的“时尚感染力”，那么可以预见，这个电影系列将和《银河护卫队》《饥饿游戏》和《美国队长》一起，成为好莱坞寻找突破的指标性作品，

它们在成熟的、甚至面临衰退的电影类型中寻找新的融合方案，在娱乐产品换代的压力下展开类型更新的实验。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 青春片的另一种可能

## ——评泰国影片《天才枪手》

刘起

正在上映的电影《天才枪手》，在两个维度上开辟了新空间：动作片和青春片。

依赖视觉效果的动作片，越来越成为视听时代主流商业电影中最强势的类型。然而，不断加码升级的好莱坞动作片中，依赖狂轰乱炸的动作场面，却越来越让人觉得乏味、看过即忘。来自泰国的青春电影《天才枪手》脱颖而出，展现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动作场面。这部影片带来一种类型融合的全新路，以动作片的视听形式表现泰国一群高中生的作弊行动，将青春片变成类型融合与衍变的新场域，全面纳入侠盗电影和间谍电影的场景、对抗模式等。

青春片关注青少年的成长，但大部分青春片往往与爱情片融合，这其实局限了青春片的主题，也缩小了青春片的受众群体，使其更适合年轻女性的观影口味。《天才枪手》却打破了青春类型的

边界，与看似完全不可能的动作类型糅杂，并以此获得了更广泛的受众，不仅在泰国成为年度票房冠军，也在中国电影市场成为一匹黑马。

考试原本是一种发生在封闭空间和限定时间内的事件，缺少动作性，因而呈现在影像中就显得无聊乏味。即便青春成长过程中要经历大大小小无数次考试，也鲜有青春片会拍摄考试情节。《天才枪手》的创作者却另辟蹊径，将静态沉闷的考试，转化为一种带有强烈紧张感与刺激感的动态事件，制造出高度惊险的动作场面。影片也因此向我们展现了纯熟的类型电影技法对于商业类型生产的重要性——能够在任何一种类型里制造出足够的观赏性。

这些类型电影技法主要包括空间场面调度、时间节奏感的把握、动作设计、镜头语言的运用等，制造出高度的悬念效果，将一次考试变成了一场地下

暗战。同时，作弊规模、手法也不断升级，高潮戏的跨国考试更是被拍得险象环生，成为几个高中生的一场惊心动魄的“不可能任务”。

### 限定考场时空制造紧张悬念

紧张感与悬念的制造，来自于空间与时间的限定性。在被监视的封闭空间与被限定的时间内展开一次作弊行动，其难度和挑战性，不亚于侠盗电影中的偷盗行为和谍战电影中传递情报的行动。一部谈情说爱的青春片，永远无法像这部《天才枪手》一样，展现出时间与空间的巨大叙事潜力，让观众每每时时刻刻都精神高度紧绷。

考试空间的封闭性带来了动作设计的挑战性。作弊动作不可能像间谍电影中街头追逐一样激烈动感，而是一种

微小隐蔽的动作——动作幅度太大就失去真实性，动作幅度太小又会失去观赏性。《天才枪手》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设计出踢鞋子、钢琴手势的作弊手法，既具备视觉效果，也带来某种动感和节奏感。《天才枪手》呈现的不是现实的作弊，而是艺术的模仿作弊，在动作展开的过程中，通过影像叙事，由影像时间去组织、衔接、凝练并扩展影像空间。

考试时间也被最大限度的用来制造悬念感，影片的前进动力，更多是由故事节奏而不是叙述的事件来达成。在《天才枪手》中，时间被自由地挤压或延伸，通过剪辑来拉长、放大，制造出心理紧迫感。一开始，女主角琳琳为集体作弊行动设定了一个时钟，约定进行到几分钟后展开作弊行为。但第二场 A、B 套试卷带来的意外，使琳琳要在原定时间完成两倍的题目，传达两次作弊信号。第一套结束后，剩余不多的时间让故事节

重访经典

曹丕传世作品中，最令一般读者印象深刻的，大多是游子思妇主题。征夫、游子和思妇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大类经典主题，《古诗十九首》绝大多数是此类作品，尤其思妇诗，女子的深沉思念与勉力自强，千载之下，仍然令人感怀。论五言诗题材的开拓，曹丕显然受到前人影响，对思妇诗这个领域，他未必着意专攻，创作数量也不是特别多，但无可否认，他在这方面独有擅场。

相比《古诗十九首》质朴蕴藉的效果，曹丕笔下的女子，是“贵族文学化的女子”。这些女子的主体独立性相对偏弱。《古诗十九首》中，好几次出现女子自己的道德志向，或女性对良人道德与志向的体谅，以及自我约束的理性，隐隐有高士之风。曹丕笔下的这些思妇，关注的重点则落在了“情”上。

曹丕的柏梁体名作《燕歌行》里，有一句很漂亮的“援琴鸣弦发清商”，它应该是从前人的诗句衍化而来，类如《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里那句“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不过，《西北有高楼》中的这位女性，是民间传说中孟姜女的原型杞梁妻，在儒家典籍里，她是一位对世间万物有自己观点的贵族女子，很有一些胆气。独立思考和胆气，这两种品质在那个时代的女子中是少见的，也未必被认可，这位“杞梁妻”在汉代另一些流行文本中，有被改写成单纯的“贞妇”。因此《西北有高楼》的抒情主人公，才会慨叹“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言下之意他不仅懂她，也希望这样的女性找到知音。他的表达充满敬意，这和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之爱”文学模型异曲同工了。再来看曹丕对同一个文学原型的处理——他把《西北有高楼》建构起的女性形象，改写成为一个身世、经历、道德和教育水平都被架空的女性，读者只需要知道这个抒情主人公是女的。剥离了现实的根基，这个女性的形象空灵剔透，给读者一种她能够超越一切的幻觉——自由得飘飘荡荡，无依无靠，好像水里的浮萍。她的情，她的忧，不知所起，不知所终，所以她只能“短歌微吟不能长”。

对比《西北有高楼》的女主角“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短歌微吟和慷慨悲歌，是两种反差何其巨大的女性人格。当然无可否认，曹丕笔下的妇女，纵使哀伤，却总定格于无怨无悔的形象——这是古往今来许多男性很喜欢的一类女性，温柔贞静，又没什么主体意识。他的文字和他的情绪近乎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作为那个时代的男性，能对这样的人物设定体贴入微，这让很多现代读者感到错愕，却又引发不少现代文艺女青年的共鸣。曹丕的文学想象力和创造性令人惊叹，背后也有其原因。我们可以看看，曹丕写到的别的什么，会不会也是这个调门。哀思忧情不会出现在述及军旅时，但是说到他自己的日常心态，冷不丁的就会来这么一下。写到一半，情绪突然断崖式由乐转哀，给读者的印象是：这个人敏感，不快乐，或者无法持续地快乐。除了写他自己，说到他父亲时，曹丕也有类似的语气。

他思惟父亲的《短歌行》，如果删去一些如伟大的亡父之类的关键词，简直像铜雀台的姬妾在表达对爱人的不舍：

仰瞻帷幄，俯察几筵。  
其物如故，其人不再。  
神灵倏忽，弃我遐逝。  
靡瞻靡恃，泣涕连连。  
呦呦游鹿，衔草鸣鹿。  
翩翩飞鸟，挟子巢栖。  
我独孤旅，怀此百虑。  
忧心孔疚，莫我能老。  
人亦有言，忧令人老。  
嗟我白发，生一何早。

（作者为南京大学在读博士）

奏变得无比紧张，成功与否命悬一线。而最后一次跨国作弊行动中，一次考试的叙事进程被分割成几部分，每一部分都枝节横生。班克索要更多的酬劳才发送答案，琳琳将手机藏在饮水机暗度陈仓，琳琳在班克被抓后单枪匹马完成任务，意外使行动充满变数。在这里，“最后一分钟营救”被多次使用。

### 延宕微小细节产生代入感

在剧作上，通过延宕时间的手法制造悬念，设置种种障碍、意外与失误，使目标达成这一叙事线变得曲折迂回。用交叉剪辑呈现跨国考试，将泰国等待答案的一方，蓄势待发的车队，与悉尼发送答案的两人平行剪辑在一起，与此同时，悉尼考场洗手间被抓住的班克与脱险的小琳也用交叉剪辑呈现。在叙事中，延宕使叙事在有限的时间内变得未知，结果的扑朔迷离也随着时间接近结束，带来强烈的紧张感。

除了延宕，影像时间也被拉长、放慢。一个几秒钟转瞬即逝的动作流程被放大、拆解——转动笔身，按出笔头，交换试卷、涂选选项、踢鞋传答案，动作流程的每一个步骤都被切割并拉长。同时，用升格摄影以慢速呈现一个个细微的动作。这样，一个几乎很难被留意到的传递信息的小动作，被呈现为具备高度仪

式感与精密性的动作。

作弊过程中的空间也被放大或缩小、断裂或延续。影片充满了微小的细节，面部表情和身姿手势也被分解为更细的元素。在影像上，经常使用特写镜头，表现试卷、笔、橡皮、时钟、人的手势等。特写是一种在视觉空间上放大动作的手法，特别强调细节的特写，结果就是视觉形象概念越来越清晰。一个微小的动作像被放置在显微镜下，在观众眼中变得触目惊心。突出和强调细节，在影像中是一种具有主观提示性的手法，这种高超的提示能力的基础是什么？首先是以强制方式引导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看到动作的细节。其次是有意省略略可以具有感染力，这也是调动注意力的一种提示手段。当观众被动作特写吸引，就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担心这一动作会被监考发现。

影片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导演试图沿用一种古典类型片的拍摄路径，希望在影片中表达自己对于社会性话题的思考——比如，当生活欺骗了我们，我们能否仍然诚实地面对自己？然而这样的思考是动作片这种类型天然不可承受之重，所以在很多观众看来，难免有浅尝辄止之感，包括人物转变处理上的生硬与突然。

（作者为电影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文联电影艺术理论研究中心）